



魏書酷吏傳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忿憤百姓

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荆人處
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
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關於一時泥以法
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
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
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
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
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大通恒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
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
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
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
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
之為元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
之遂號為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
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
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
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
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為酷虐

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
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搃統諸軍
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
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力
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
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
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
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
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
葩渴即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
將數十騎至其里問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
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徵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
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
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踈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
由是二妻妒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
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祿制法
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鑠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
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賦狼籍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

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慨慷多所堪忍疹疾
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
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達
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
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
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
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
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携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
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
珍之等後頗存根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
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蓊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
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
書令允允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
賢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為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
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
侍郎請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
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
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
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

粟帛牛馬出為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
觀而矯等彌妒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
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
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
本意未弭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
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
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
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
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
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

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
述窮鞠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
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
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
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
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凡按位兼尚書左丞為西道行臺
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
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時京師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為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遠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為酷暴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為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

元為心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賚目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心脇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伏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

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

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疆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

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不可
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
罕聞暴聲爰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
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
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
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
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
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
社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寢

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
不同剛而能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
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宦累朝
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
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
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
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
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
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

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賊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
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
藏匿官奴障各陂蓄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
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
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
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遲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瀛
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
為都督諫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
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
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瀛兒刺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
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襄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為尚
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勁引為治書侍
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治蠻民請闕訟
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
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
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
籌宜置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未幾除安南將

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屢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遂為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為城門校尉卒

瞎虎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于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于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北齊書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叡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為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

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擬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相晉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蕞爾關右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諭公肯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

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十數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為化感所致後卒于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霽還

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奉帳着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槽生桃樹遶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無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

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頗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纒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父卿能執

理與之抗銜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為
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
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
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
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段孝言開
府參軍又薦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
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
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偽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

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
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
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
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
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
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於此
事唯頽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將還遠近
將送莫不攀轅悲泣

木為箭
削木為箭
削木為箭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
察諸人侵盜官絹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
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
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為中書令臨路啟韶曰
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
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後恐君在後不自保
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
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戲業
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
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
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婿也仁之後為兗州臨別謂吏部
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
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克如此欽歎荅曰稟
性愚直唯知自脩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
聞岳名行復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恥
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
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
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
卒

崔伯謙

崔伯謙字仕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為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譏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息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息化何由復感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叅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叅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並獲

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安引賊者曰爾輩者不遇我好參軍
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
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
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
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
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隣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
以避盜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
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
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

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
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
心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
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
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頴
為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
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畱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
競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
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洒泣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摠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下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

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息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

公即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
 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
 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
 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遷左丞行徐州事
 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
 宿及踪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
 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性
 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欸引道俗歎服舊制
 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
 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
 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房豹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
 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
 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
 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青恐非禳
 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
 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
 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
 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

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頗微疾辭終於家

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叅軍敕用土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開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網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酷吏傳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常弦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息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卽珎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卽珎

卽珎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為勃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鄴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啟長揖曰下官謝王暕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

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椰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濫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

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恕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即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即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即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

一進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賂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

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
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
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吏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
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
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
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
言肆其奸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
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
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

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隆人左澤
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
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
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
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
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
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錮賊汚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
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
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
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

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
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
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
陽公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
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
之食救禱而死弃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
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
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
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
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格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吏

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犷悍是非肆口
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
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
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
公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悍志不改天保元
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
奸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
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士素
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
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

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舍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賈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事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垂忤及二王薨每事經卹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

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帡待之握手歡譟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訟獎寃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已考一汎階以濫之又與尉麤結交託麤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勅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料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

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
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
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刺史遊道
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
禁所祭遊道而詐為士遜書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
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與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
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
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
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
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叅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
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御史珽奏
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遷除
黃門侍郎共叅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
強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叅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
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
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
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

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

畢義雲小字隨兒少應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臧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

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頗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噐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閣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閣鳴驪清路盛列

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為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垂倒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招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倚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掃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充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

漸踈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而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兼除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忘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為即時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吝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孫僕隸當瘡虜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奸通榜掠無數為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為賊害乃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聖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弃屍漳水



全
文
書

卷
之
一

第
一
卷

百
卅

程